而定取潤之多寡 ▶誌雜的人個綠枕張◀ 每兌郵票一元。加贈四分 凡個人團體公司行號日常需用郵票頗多者。請逕向本社兌換可 (三)所需 不訂 內容目錄 有喜其書法者。請投函良晨好友社轉交 一角等俱有 域婦女之美術 一般婦女之美術 一般婦女之美術 一般婦女之美術 〇一刻鏡之伉儷 小不詩崙 照及文之 。備諧愛 )兌換數日 0 視世

「號六十三百一第」 日四月二十年二十

#### 失齒

至胸間。原來一只門牙擲落了。 已太遲。嘴部上早已着了一下。痛 他把硯擲來。便急急的想躲去。但 靠近桌上放着個硯子。 爲了什麼緣故。竟然反目了。 也。 對准伊面上就很命的一 力的在。頭上。怒得切齒咬牙。 清早起身。金家夫妻備。不 懷裏還抱個九十月的小孩。 把手按緊了嘴。 在懷裏。見母親哭。便也不 縷縷的血水。白唇小直流 頓足的哭個

#### 知不覺的隨了哭着 東王

以前的事情。便都不知飛到那裏不到半時。只須各人的火氣一退。金家的夫妻反目。本是家常便飯。 去了。

急急的向地下身上四圍找着。 金家的模出手帕。申嘴邊一楷。使 着。方嬌嗔的答了一聲。「被你擲 伊起先不說。經不得他連連的問 見伊尋得奇突。便問伊找什麼。 他

伊找着。結果。二人都沒有找到 自己太狠心了。便不自然的隨了 得了這句。便悶聲不響。很悔

=

的想着。祇 的想着。祇有懷中的小孩覺得確是奇怪。伊也靜必

定在他肚裏。」 弄得伊地 的歡跳着 伊當然不信。要他拿出證 協在這裏了。」**伊便走了** 指總一。望。便即四頭向伊 他要。但他把手指了指孩 他忽然一躍而起。走到母 手把孩子抱了過來。向

0

找出了伊的門牙。 將到晚上。他在發 中子的

##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便想求解伊 的疑團

見之明 吃再哭。因為東西嚥到了肚裏。嘴 哭。但在中間。忽然止哭。不一時。的。四。孩子起先在你哭時。他你 楚的見在小孩子手旁邊。 這想來終是把血齒推進嘴時染着 就吃的。二。小孩子的姆指和食指 過我自幾方面猜起來罷了。一。就 得神不過的道。一這也很不常。不 上。有齒大的血跡。這當然取了牙 沒有東西了。有了這幾個證據。 以我確定是他吃一 。當然要在他身上着想了。因 這猜來止哭因有了東西 在被你吐出時。我很清 現時是最喜拉到 孩子唇房亦有血染。 現合不 一時。 東西

> 他講完了。伊疑團散了。便笑嘻嘻 親熱地的接了一 給我猜到。哈 個相反。只可憐伊。少了 吻。 適和農間成 一只門

#### 短 篇

柳塗偵探案(四)

●公平而不公平之判决 ●公平而不公平之判决 可靠的斷定。自從出事以來。他身 慎探其實己得了的的確確唯 不。但是今天的事情 · · 數的檢察。才得

故。白芒自然高與。便即 午三時。 忽念及他有的是偵探 請他去研究研究。 心中大為驚慌。 料所及。這其可怪了。 却和他預定的完全相 殺的惨案。頓時到處議論 七十三號房閣裏。 良晨好友社印行 他到大西飯店士 順伯制。自出了 為的是即 反。

任憑選

毎百張實價大洋一角。

**每一五百張。實價大洋二元。** 

每四千 ·張·實價大洋五元

**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艮层好友社發行

少順得

要去驚動他。到了九點多鐘。有 的皮大衣。走了出去。他關照茶房 魏仁吉魏少爺。二人同來。開 赫赫有名 一個陌生人來。衣衫甚是襤褸。本房。都見七十三號房間裏走 身上披著一件獺皮領頭 上去要抓住他。可怪那 。那茶房吃了一驚。忙 棉 一早七點鐘光景。便 花 大王 佝是睡着。 快不要抓 件可怕的 士的 了兒 -去叫 已到 海的 那辆 時報 看別個 茶房把

。舉說一早出去。是到武昌路他朋 友金萬能家裏去的。金萬能也是 道。他後來聽見了消息。也來過了 他一早出去。到的那裏呢。顧伯周 就要解公堂審問哩。白芒聽了帶到補房去了。後天星期一。大 地上。絕代麥華。頓成幻夢。 多長的小刀。慣在地上。胸前 城李阿有情節可疑。便把 吉。便一些雄 有名人物呢。 告捕房。派包探來調查。都 。便問題伯周。難道那同來 都城唱滑袖山去了。 果然那可憐的瓊花身子倒 群血。 流了好一些 在 疑也沒有麼。 白芒聽了不 同維易 一把 早 0 到底得了些極微細的線索。 去。房間裏也收拾得干干淨及 乎那茶房曉得白芒要來檢查 些些尚未燒去。 俗語說得好。皇天不負有心人 弄狡獪。不留 踏進房去。 票去察看。顧伯周自然答應 片紙灰。像杏仁大小。留 使要求 多長。分明是像一把刀。 底下。看出一個印子。 只自來火匣子中 內。找到一個小瓶塞的 的小照。 來火架的盛灰盤內 只見地上血跡早 。白芒把搜到的 一些痕迹似 自剩七十三號 又在枕

**三**十 六號 第二張 友社印 行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一百三十六號

0 狠是伶 上。却見有 如此嗎。那 摸出一個雙角子給了他。 博士乃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 些消息。便走進裏面。一直走到 萬能的住宅。 館。名叫明月樓的。白芒想探 道。你們這裏生意倒好。一天到晚 那童子答道。 進去。池了 。早上却狠清閒。 七點多鐘 說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謝。收入袋內。白芒又慢慢問他 找了。那童子頓時喜形于色。謝 俐。便問他道。 童子道。一 一碗茶喝着。却見那茶 。你可看見有一個 一角小洋。白芒隨手 恰巧對面有 精緻雅宝。便走了 白芒便接着 华天有些生 茶錢幾何。 上穿着 叫他不 今天早

皮領頭 有容到 乃是有名的魏家少爺。 之後。便走進這裏來喝茶。 清晨時。門前走過的 那童子笑道。不瞒你訳。我們 這間雅室裏面。 少。那裏記得許多。今天可 狠輕的。 在 一個人。正如你所說的一般。 海化驗所來信。 身進去的。白芒聽了 此地來吃茶。還坐了 的皮大衣。而頰狠瘦。 直等到對面金家門 對過金府門 看他好似 **那人我遠認得** 人。不 不知 天 巧

個柔房。 只貂帽。 說。那女客在房中。 西倒沒偸成。 魏少爺一

事情。你們快去看呀。一個女子被 形色偽張。那茶房當他是小賊。此 我。我的確是來偷東西的。但是東 八急急搖手顫聲叫道。 家殺死了

近來却又有嫁給魏少爺做妾的傳 說能。告解出來。先將方才所搜到 案。已有一些兒意見。大約再得着 男伶叫藍荷影的相好了。 見後。還鬧了很久很久的口舌呢。 春間。曾被伊的父親查出。與一個 小瓶塞。 些確實證據。便可能 。隨後又到武昌路 看見。 現花雖未嫁過人家。 白芒道。如此甚好。 伯周道。 瓊花的歷史嗎。順伯周道。不 金雞心嗎。顧伯周道。倒沒 白芒道。我想一定有的。 那瓊花身上不是帶 剛定是非了 却晓得的。 我對於此 請問你可 此事發 明

#### 誌雜晨良

#### 光絲個愛

雅 三 }

。又經金萬能證明。是日魏仁吉實妾。所以見他被殺身死。非常痛悟與死者已有成議。 要娶他囘去做 生义說。受刃時似乎面。果然有一顆金的 多時候。等到要審那李阿有。時候問了醫生偵探茶房等等。費了許 問了醫生偵探茶房等等。是七點牢鐘到來晤面的。 是爲何身子 変 看。見那瓊花 因與老友金萬能約在 白芒聽審出來。 及。便上 。所以一早就前去的 觀審的來 爲女伶。名氣狠大。所 堂渝。 尚是夢中。日 呢星期 改在 當時又 白芒又 房中

### 最 小第 一百三十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

#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第三張……………

椿天大的家子。就此了結。阿呀呀一年落下。恰中前胸。頓時身故。實了李阿有誤殺之罪。監禁五年。魏子育意。 乃是誤殺去云。 堂上問了齊阿有誤殺之罪。監禁五年。魏子育意。 乃是誤殺去云。 堂上問了李阿有誤殺之罪。監禁五年。魏一年他急忙退後時。不料手中的刀。失

#### 地 位

五五均或角字廣發。 十十照連。收告售披出通位報 。多一十小。明求登小

報五十期律品小創係

○ 夜华鐘聲。伊死了 (小說)漂泊。失業。

版再 存報不多。然第一期至第一 江集

荒百 長 項 年 新 流 工 黄 歌 禽 水 黄 河 

新體詩集

說短 自 歌明海由 詩 月鷗鐘 研秋情秋老

二加二價每分寄角大册

費洋質 發社好良上 行代友晨海

尊 處 需 即 刷 否

明。函寄 。(五)出貨 墨色之鮮明。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 簿據・章程 高人一等。(四)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為職志 約期不誤。外埠委印。郵運費由本社擔任。 學宏心細。代為校 。(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問打 ·傳單 招貼 村箋・ 名片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印刷之清。有種種 塢 駕以低臨說廉

訂出。 一編。 最 一號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 凡在年內來費預約者 外加彩色封面。由嚴箇凡先生精繪美女畫。 一元五角 編優 0 0 訂四編 特別優待 售幣各號 0 0 每編祗 收大洋 五角 四角。 齊。每三十號量 准於十三年

外埠以發信日為準

中嚴體之有的。當裁令哀

五

份



## 滬瀆新談

計問題。至於流雕遷徙而來華者尤以俄羅斯為甚。一般貧民。因生歐戰告終。各國咸受經濟的恐慌。 那作小販生涯。街頭巷尾。時見其多屬集滬濱。此輩缺乏資財。 故 荷物品。楊聲叫賣。某日余更於

战僑救濟券發行。 炯。拉人力車。向前直奔。 實屬可憐已極。現聞市上有一種樹殺敵之奇功。而今日所歷苦境 襲日或許會在黃沙白艸地面 於彼輩直接或間接均廢行。恐當事者藉此 軀幹魁偉。 雙目炯 余默思

十二月十五日。 限。 延展至

₩ 無情對 無利益也耳。

檯頭。 庚對傻小子。 戊對坐庚申 余叔岩對公主嶺。 肥馬。 徐東海對沈北山 張枕絲對掛杯紅 琴雪芳對墨雨 于成龍對不 文。

以襄盛

兩椿笑話 潘高基

妻子道。 **卅夫問妻道。**『我死了。你怎 『我去揀一個瘦子

良晨

好友祖印

行

##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最小第一百三十六號

発四級

良晨好友社印行

**燙了衣裳。給我妻子罵呀。**」 蒙呢8」股河的人答道。『恐怕弄 上的人喊道。『投河為什麼要脫 略略可以減少幾分壓力。」

## 可憐的男子(賴) 素素

到天亮時 夫婦住在栗崎五星期的事情。 車。飛馳來往。但是倫敦人更 多全倫敦的人都能記得威克也是司密司威克遜說的話。 件觀衫。 的就是司密司威克遜永遠 晚不在戲館包廂裏。 上候着他們的利蒙星 。他着來着去。只有 或從幾處著名全夜 無論到戲園酒店

> 子談過。要求觀衫多一 司密司威克遜說他 兩件襯衣。

最也忘不了的。便是酒錢一件事 點鐘妮。還有足使 伊囘答他很有趣道。你襯衫多了。 干漿好。 衣費都付不出咧。 費都沒有。休說買一件襯衫。連洗 園可修理。 旅館的洗衣賬目不是益加多了嗎 標。把觀衣燙乾後。有時 很忙的洗濯他觀衫在浴桶裏。洗 好著龌龊的襯衫過夜。有時晚上 那時威克遜因為在倫敦。沒有花 總得忙到天亮二點鐘模 連一星期的八鎊經常 所以他有時只 也曾同他的妻

智錢。

理花園。 說道 威克遜訴苦的文字很長。 裏。信形窘極了。我揩地板 是我總算升遷了一步。仍 太服。洗禮杯盤。喂養金絲 化園。得到一星頭八鎊的修理化園。得到一星頭八鎊的修理化園。得到一星頭八鎊的修理水 鄉算升遷了一步。仍舊去修水鄉算升遷了一步。仍舊去修水鄉算升遷了一步。仍舊去於鄉原子。我增地板。煮煮

遠祇有兩件襯衫。嗐。堂堂的 到與司太。到排烈時。末了 可憐他從倫敦到巴黎。到地 。為什麼要這樣的屈伏在五